

公羊春秋經傳通義

春秋公羊經傳文公第六

公羊通義
卷之五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穀梁傳曰繼
正卽位正也

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其言來會葬何

解詁曰攝奔喪以非禮
書歸舍且期不言來

會葬禮也

解詁曰但解會葬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也叔服者王子虎也服者字也叔者長幼稱也謹案左傳云內史叔服周宮內史有下大夫二人是下大夫書且字之證范武子曰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解詁曰復發傳者嫌禮與桓公同死

生異也主書者惡天子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

解詁曰不言其父言其君者君

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者所以明有父之親言君者所以明有君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謹案髡弑錄曰知所聞之世始進楚得日卒與中國同足明商臣不卒者以弑父大惡絕也

春秋有弑父者三般爲楚所討
止未成君故獨得於商臣見法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

績

言晉侯及者時秦伐晉以報殺之役常例受伐者爲主也大夫不敵君師得敵君者重師也用甲子者戰凶事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唯凶事無避

丁丑作僖公主

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

解詁曰爲僖公廟作主也主狀正方

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謹案山海經曰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主之有穿此其足證者觀禮設方明以依神方明以木爲之方四尺而設六玉鄭司農曰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若然六面皆刻而午貫相通其所謂穿中央達四方者與設玉加金事亦同

矣蓋古主之遺象衛宏云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右主父也左主母也與何氏說尺度有異

主者曷用虞主用桑

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

喪已下壙皇皇無所見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

用桑者取其名與其蟲稱所以副孝子之心禮虞

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謹案雜記曰重

既虞而埋之謂葬日反虞之後也重主道也虞而

有主則重無事故埋矣練而有吉主虞主無事則

亦埋矣襄王使賜晉文公命晉人受于武宮設桑

主布几筵彼似用殷主綴重練主用桌

解詁曰謂

之法故武公虞主於時猶存

也埋虞主于兩階之間易用桌也夏后氏以松版

人以柏周人以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

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

也桌猶戰桌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禮士虞記曰

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謹案五經異義曰春

秋公羊及禮載說虞主埋于堂兩楹之間一說埋

之千廟北楹下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何氏所

稱殊非說鄭可農云埋于廟門外之道左尤似

漢賤不合禮意論語問社古文作問主而其節亦
爲社主唯張侯言宗廟主公羊師舊依用之許叔
重曰古周禮說虞主用桑棟主用梲無夏后氏以
松爲主之事論語所云謂社主也夏人都河東宜
松殷人都亳宜柏周人都豐鎬宜梲也廣森聞之
逸書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北社唯槐
西社唯梲故梲之字古文从二尙上加西言西方
所宜木也梲梲之對是以爲失若乃廟主用梲或
當取書梲用梲者藏主也衛次仲說藏之于室西
之義云爾壁陷中去地一尺六寸

解詁曰質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
家藏于堂

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穀梁傳曰立主喪
主於虞吉主於練

作僖公主譏其後也蓋殷練而祔則作主當於祔

周卒哭而祔練然後作主壞廟魯自莊公之喪始

不三年無復練祥之節雖祔從周法而襲殷主於

祔之名是以左氏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道魯事

之實也文公欲復三年之喪失其舊章遂乃攝柱

過直逾棟猶未作主矣喪辟不懷故作主先時不

譏後時乃譏內大惡諱舉其可道者焉
傳復刺其後不能者爲未沒喪納幣故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

解詁曰據晉陽處父伐楚噉江諱與大

夫盟也

諱與大夫盟故不言公貶處父者起實公也于防不去氏說見前又高侯無別見若

直言侯嫌是齊之微者須錄其氏貴之方起公盟陽處父既於伐楚以名氏見則不氏不嫌微者乃深抑之以著大夫不敵君之義故亦得起公盟春秋無達辭唯義所適解詁曰不地者起公就于晉也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飲

黃仲炎曰垂飲之盟士穀主諸侯之盟新城之盟趙盾主諸侯之盟而不以士穀趙盾先諸侯者存君臣之分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何以書記異也

昔夏侯勝以洪範諫昌邑王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文公

之篇書久不雨者三卒致仲遂逆謀嗣子遘禍此其效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

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

解詁

曰云言也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

異者

雖無害於人物而其所效於國家者遠且大不可不察釋癘疾曰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分爲四部各有義焉今檢經實二十六旱凡大雩十九大旱二不雨二歷時不雨加自文者三是爲四部也先言時月而後言不雨緩辭也初見不雨未以爲異彌時彌月然後異而錄之先言不雨而後言至于某月急辭也一時不雨固已異矣自是糞其雨以至于歷月又月異之甚也春秋畏天勤民

覽其辭者

見其志焉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者何大禘也

稱大禘者對特祭之禘爲大也時禘不及毀廟故曾子問曰禘

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彼則王制所謂禘禘禘嘗禘烝者也經不言禘言大事者重是事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戎稱大事書曰我大禘者何合

有大事休是也祀稱大事此經是也

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

解詁曰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于大祖廟中禮

取其廟室筆以爲死者炊沐大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大祖前大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五年而再殷祭

明穆取其北面尚故自外來曰升

五年而再殷祭

解詁曰殷盛也謹案再殷祭者再禘也閒無事則舉焉或越二歲或曠一歲總其率較五年而再禘取象天道五歲再闕以爲疏數節也漢儒有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禮緯於經無徵經之言

大禘者事天之名祭法周人禘嘗而郊稷鄭司農曰此禘謂祭昊天于圓丘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韋元成曰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此先師舊訓有自來矣商承駟鳥之祥周受履敏之命故推其祀之所自出上本于天而周人以嘗爲始祖以后稷爲始封之祖是以配嘗于禘配稷于郊國語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又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禘先于郊非祀天而何其廟祭有名禘者則如禮記每稱嘗禘之禮禘嘗之義夏祭曰禘秋祭曰嘗文偶事敵俱爲時祭更不見大禘之文漢儒誤混禘名于大禘唐宋以來遂相承言周人之禘以稷配嘗又推之而言魯人僭禘亦以周公配文王明堂位固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實不禘文王也

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爾逆祀也

其逆祀奈何先禘而後祖也

解詁曰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庶兄置僖

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

也謹案後漢梁太后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廟
 帝下大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
 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于閔上孔子禮之及定
 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今殤帝在
 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義不可
 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太后從之周官冢人先王之
 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賈公彥曰兄死弟及俱為
 君則以兄弟為昭穆以其弟已為臣臣子一例則
 如父子故別昭穆也廣森謂臣子一例此傳明文
 周賈之說蓋得經理僖於閔實兄弟然傳曰先禰
 而後祖也穀梁傳亦曰先親而後祖也國語亦曰
 非昭穆也左傳亦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可見僖
 之先閔非直以臣越君乃即以子越父以穆越昭
 以禰越祖何者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雖繼
 立也是必嘗為臣臣之事君與子之事父等由族
 屬言之父子不可改詩曰莊公之子是也由廟制
 言之僖公時固祀莊于祖祀閔于禰詩曰新廟奕
 奕毛公傳以為閔公廟是也至于文公則當禰僖
 而祖閔父之所不禰子亦不祖也父之所禰子亦
 不敢不祖也令僖必禰莊將別有閔官加四親廟

而爲五而可乎俗儒惑於禍必爲父祖必爲王父甚不知禮意祖禍皆廟名也爲人後者後其廟重禍事之非必父謂之也祀事之非必王父謂之也自始立廟卽定禍祖之名又其上昭一穆而四廟備嗣爲君者迭居迭毀凡新主則必納禍官不以偷序而異若周之初孝王嗣懿王懿之叔父也然祀懿必於禍假令兄弟同昭穆則孝王當與共王同位而以臣躋懿上是卽逆祀矣其後桓王嗣平王平之孫也然祀平亦於禍而太子洩父不序於七廟人君者尊之統也是故廟無虛主廟無二主皆所以著統也天子以天下爲體以一王爲一世諸侯以國爲體以一君爲一世固不與士大夫恒禮同而春秋之際家世其爵祿雖大夫猶有爲兄後者矣况天子諸侯之兄弟有君臣之分者耶高閔曰父子相繼此禮之常也至于傳之兄弟則亦不得已焉耳旣授之以天下國家則所傳者雖非其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以天下國家爲重矣徐邈言若兄弟六人爲君自爲昭穆則後世當祀不及祖禍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斷義有所斷爲之後者爲之子所以正授

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爲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非兄弟相代而其祖亦當遷耳豈得故存哉卽如逸言使有兄弟六人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又其最後一君自上繼其父則五君終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投國之意乎凡言禮者惡其諂時君之意苟曰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授受之道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其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令宗廟猥衆昭穆駢積而鬼有不記者皆不知春秋大義故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

解詁曰據逆在四年

三年之內不圖

婚

解詁曰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

年之內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難

言吉

三年之恩疾矣

解詁曰疾痛

非虛加之也以人心

爲皆有之

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故三年之喪恩痛之至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

非爲人悅也稱情而立文焉爾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蓋哀迫思慕有餘于三年之外者然而先王爲之中制斷以五五猶且葬而有變練而有除將使不肖者皆易踐及焉如是而情不逮者謂之無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於娶焉譏

解詁

曰据孝子疾痛吉事皆不當爲非獨娶也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

吉者主於己

解詁曰主於己身不如祭祀尚有念先人之心

以爲有人心

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文公誠有人心欲變未失而久喪者則所變宜莫若

此矣於此而不變知其外慕久喪之名而汲汲圖婚內實不哀也讒必於其重者圖婚惡重於給故

大事不復議從常辭而已左傳云襄仲如齊納幣禮也齊有曰喪服未畢而行婚禮左氏爲短董仲舒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受也且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于太蚤春秋不識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掉遠之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爲質物爲文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喪云喪云乎哉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解詁曰王子虎卽叔服也名者卒從正

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

新爲王者使來會葬故有

赴弔之禮而春秋以其恩錄之也尹氏卒日此不日者蓋以位之尊卑爲差

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

雨螻于宋

音義公羊前後經螽皆作螻

雨螻者何死而墜也

解詁曰以先言雨也墜墜地也不言如雨言雨益者本飛

從地上而下至地似雨尤醇董仲舒曰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螻微格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實

螻墜謂之雨所發之處不同或降于天或發于地其辭不可同也

何以書記異也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

解詁曰
隸猶衆

也衆死而墜者羣臣
將爭疆相殘賊之象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率師伐楚救江

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

解詁曰據兩之當先言救
也非兩之當重出處父也

生事當言遂三者皆違例知
後言救江起伐楚意故問之

爲諼也

解詁曰
諼詐

其爲

諼奈何伐楚爲救江也

范武子曰楚國有難則江
國自解廣森謂將尊稱將

將卑稱人固經之達例然外大夫稱名氏率師實
至此始見可見春秋之初征伐自諸侯出小事則
遣徵者苟動大衆君必親將文宣以後征伐自大
夫出而貴卿率師始接踵矣此世變升降之端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

解詁曰据不書逆者主名不言如齊不稱女

略

之也

解詁曰稱婦姜至文也逆與至共文故爲略

高子曰娶乎大夫者

略之也

解詁曰賤非所以奉宗廟故畧之謹案不稱夫人不稱氏皆略之之辭不言如齊者

明非齊侯女得言于齊者大夫繫國也不言于齊其大夫氏者言婦姜則其氏已見不書逆人者君不行使乎大夫絕正其義也不月者亦爲略之故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衛侯使甯俞來聘

音義甯俞與左氏經同面賈逵云公羊曰甯邀者所見本異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贈

舍者何口實也

解詁曰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其口謹案白虎通

義曰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碧士以貝雜記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不合周禮周禮天子不飯貝故典瑞曰大喪共飯玉舍玉且如禮文明飯與舍爲二事士喪禮飯用米貝更無舍物亦不見資容歸舍之節容大夫以上乃得舍耳雜記諸侯相舍執璧將命左傳陳子行使其徒具舍玉則舍者自天子達于大夫皆用玉其飯所用有差當如白虎通義所說也

其言歸

舍且贈何兼之兼之非禮也

解詁曰且兼辭以言且知譏兼之也謹案

禮上客弔舍上介致饔今榮叔以正使兼之故譏也不言來者及事之辭也既殯乃舍得爲及事者

越境通使理不得驗前必至故繼記曰舍者坐委于殯東南隅有葦席既葬蒲席言近者既殯而至遠者既葬而至可也釋癘疾曰天子於二王後之喪舍爲先繼次之則次之餘諸侯舍之則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之臣繼之則之其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之臣胡康侯曰不稱天子者弗克若天也春秋繫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舍賄焉而成之爲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耳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廣森謂仲子之賄其使不過宰士况桓母本貴至是僖公之母直以妾媵儼然匹嫡而天子再遣其上大夫來又賄者卑事亦使貴使親之失正甚矣故贈仲子言天王賄成風則不言天王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成風者何伯公之母也

解詁曰風氏也任宿顯與之姓

王使名伯來會葬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郟

不月者自殺之役後春秋遂以狄道斥秦故略之使與吳入州來同例也

秋楚人滅六

冬十月甲申許男辛卒

音義舊同二家經作業疏云正本作辛字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諸侯之喪當使下大夫會葬時尊晉故上

卿往非禮也內會鄰國葬多矣其非卿行則使者不書明使卿書者濫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

同射姑與處父

同罪耶抑他故也

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

漏言也

解詁曰自上言泄下曰漏明君漏言殺之當坐殺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

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

君襄公也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

廢將

廢者已命而罷之之辭時更使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

陽處父出射姑

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

使將射姑怒出

舍怒而出

刺陽處父於朝而走

襄公沒乃刺之

以報其宿怒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

解詁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

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于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尊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濫鬼神故事必於朔者感月始生而朝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

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

非年年常有之月也十二月各有其政著于明

堂月令閏月非常月則無常政故頒朔不及也頒朔不及則告朔亦不及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于月者也猶者何邇可以已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

也解詁曰朝者因親廟政爾無政而朝故加猶也不言公者內事可知

七年春公伐邾婁三月甲戌取須胸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

解詁曰據取叢也

內辭也使若他人

然

解詁曰使若公春伐邾婁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謹案內再取須胸尤失正當譏故特爲

諱

遂城郟

解詁曰主書者甚其生事則極師衆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成公也成公共卒皆不日此又不葬而二君之卒國內皆

有大夫爭殺之事良由生失其政沒乃致亂故罪而略之與

宋人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昧以師奔秦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

解詁曰俱無勝負

此晉

先昧也其稱人何

解詁曰据奔無出文知先昧也

貶曷爲貶也

此外奈何以師外也

氏經無以師奔秦故知然也左氏經無以師又其傳云敗秦

師于令狐經無敗文亦不可得合時緣襄公卒太子夷鞅幼晉人欲立文公之子雍使先昧請諸秦秦人以師納之昧返而趨盾更謀夷鞅定位起師禦秦人于令狐時先昧將下軍自以本故使逆雍內懷疑貳交綏而退遂率其下軍之士奔秦晉始謀立雍非正趙盾悔之是也而昧昧于大義私其身謀輒以師外故舍盾而貶昧昔子射于矍何以相之圖黃軍之將不與爲人臣者可不戒乎

不言出

解詁曰据楚襄王俱戰而奔言出

遂在外也

解詁曰起其生事成於竟

外從竟外去徐彥曰以此言之則令狐非晉地伯莒爲楚地亦明矣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

解詁曰據新城盟諸侯序大夫名

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

大夫使與公盟也

解詁曰以目過指曰映謹案時公後至未得序于會諸侯不肯

復與公盟以晉本盟主乃目趙盾進之使獨與公盟內諱盟大夫故稱諸侯于上而以不序起其事也不曰者不信明也不致者從會大夫不致例起實盟大夫尤顯音義映大結反本或作映音瞬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文襄既沒晉鮮令主

雖世長夏盟春秋未嘗與其伯也故自是盟多書日不與信辭

乙酉公子遂會伊雒戎盟于暴

解詁曰四日不能再出不卒名者非一事

再見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

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

君使臣至

于不可使私甚故辭言不至復使若有故而復之辭不舉所至者別于至黃實有疾也時敖有所私女于莒道棄君命而往從之經但責其復未若慶父惡顯故加日起有罪不可使往則

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

解詁曰正其義不使君命墜塞

何以不

言出

解詁曰據慶父言出奔

遂在外也

傳言在外明出境乃奔矣

蝶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來司城來奔

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

解詁曰皆以官名舉言之宋變司空

爲司城者辟先君武公名也

曷爲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

內娶也

等不名前不官舉者彼直一事耳此殺與奔則漫無區別不成

爲文故以其官職之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

據家父當稱使

喪未君也

解詁曰時王新有三年喪

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卽

位矣而未稱王也

有事于四方未可稱王命以未使也坊記曰未沒喪不稱君

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

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

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

曲禮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

之所謂三年稱子春秋之制也據經曰公卽位則王者有踰年卽位之禮亦可以推據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以絕正其義則魯不三年稱子於其封內者失可知矣此傳者善言春秋能因其所見達之於所不見董仲舒曰論春秋者台而通之緣面求之伍其比偶其類覽其緒著其贊是以人道決而王法立今夫天子踰年卽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贊也故能踰年稱公矣則以比貫類以辨附贊者大得之矣

局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

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

雖民臣之心不欲一日無君然奪先

君之末年改今君之元祀其義則不可也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者由臣民言之曰吾君之子也而名正位定矣由孝子言之曰吾父之子也是以不踐阼不主與三年之內常若父存不可

曠年無君

解詁曰故

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

也

解詁曰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卽位猶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子張曰書云高宗

涼闔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董仲舒曰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而踰年卽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做屈民而仲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

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未

王也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問未稱王則曷爲以

王者無求之義責之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

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解詁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

度謹案是子繼父之體而上本文王言之者正體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請侯不奉王法無以守其

國王者不奉祖法且無以守天下故春秋以文王之正月正天道以文王之法度正人事

夫人姜氏如齊解詁曰奔父母之喪也言如齊者大夫緊國惠士奇曰夫人奔喪春秋書

如書至皆從諸侯之禮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

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此本春秋而爲之說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

據平惠定
暨不書葬

不及時書

臣王

景過時書

桓

我有往者則書

解詁曰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

書葬以起大夫會之日者儲公成風之喪襄王比加禮故恩錄之所以甚責內謹案此主書與獻六羽同意我有往者猶可言也我無往者不可言也又以我無往者惡重不待讓使鄉會葬疑若得禮而重譏之故禮之爲用在乎別微也五經異義曰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絳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鄉弔上鄉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易下邳傳甘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鄭君之聞也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是尊卑異者也天子於魯既舍贈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爲不得禮可知矣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

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達其傳廣森謂越縞奔喪傳無明文亦似說公羊者失之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時先都士穀等作亂晉討殺之而不稱國者蓋以靈公沖稚趙

盾當國大夫專殺春秋疾之故從大夫相殺稱人例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解詁曰山芻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月者婦人危重從始

至例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殺稱及者相累連及之辭其不稱及者同

罪也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震者何動地也

解詁曰動者震之故傳先言動者喻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謹

案地動自動也動地有動之者也大氣動之也何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地有地震

以書記異也

解詁曰天動地靜者常也地動者象陰爲陽行謹案不傳天下異者時獨

魯境內地震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越二日

丁酉周地亦震南宮極死而經不書知諸言地震者皆據魯書也時以政在公子遂所致京氏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

也楚有大夫前此矣至此發傳者屈完不稱侯宜申稱使而其君稱人君臣之辭未醇此始因其

能修禮來聘遂與君臣之辭同于中國也商臣絃父而得稱子以使者其罪惡固不待貶絕而見

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據遺許夷狄者不一而足

也當進之以漸不就其一事遽盈量面與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穀梁以為僖公之成風非

也且又推之以為惠公仲子亦惠公之母若然曷妾母必以其子氏者令惠侯尚在何以稱之

為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所以子序母上者直為僖公先葬稱辭亦先致

之故耳僖公成風兩言之尊卑自絕若言及成風則是以卑及尊文不可施也仲子以微不言及成

風以尊不言及春秋之稱言豈可以一端盡矣不解言來者不及事明與宰嚭同例可知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滅孫辰卒

夏秦伐晉

復稱國者秦晉構怨起于襲鄭秦爲罪首自是二國交刃相仍無已要互有曲直不可專責秦但卽殺之役及此見始終狄之而已方將善其能變故於此抑見其罪以深起下稱伯爲大善辭也易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不顯其咎不見其善惟狄之而旋爵之乃知君子之教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故能使負罪者不以終絕而自棄

楚殺其大夫宜申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言及不言主名蓋內微者也知非公者天子之大夫視諸侯體敵得

盟無取諱
不言公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屈貉

屈貉之役左氏以爲陳侯鄭伯

在焉而又有宋公後至圍子逃歸春秋一切不書主書蔡侯者甚惡蔡也蔡同姓之長而世役于楚自絕諸夏商臣弑父罪大惡極大將不食其餘蓋竊位以來諸侯尚未有與盟會者蔡莊侯首道以樓上國獨與同惡相濟同氣相求不再傳而蔡亦有弑父之禍遂使通春秋唯商臣與般相望于數十年之間若蔡莊侯者所謂用夷變夏者也廣森三復斯言誠春秋之微旨昔衛州吁弑君自立使公孫文仲平陳與宋及宋殤公陳桓公之身而馮弑作篡之難作魯翬會之卒之弑隱者翬也子夏有言曰春秋之記世弑君子弑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蔡於彼經曰衛州吁弑其君完翬率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繼之以壬辰公薨宋督弑其君與夷蔡人殺陳

作則知黨弑君之賊者其國必有亂臣觀於此經曰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楚子黎侯次于屈貉又至于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則知黨弑父之賊者其家必有逆子嗚呼國有風家有俗久聞習見風俗以成白羽素絲唯其所染履霜乘火寧可不慎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國

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叔彭生即傳所稱叔仲惠伯也本叔牙仲子

休之子因以叔仲連言非命氏之正故春秋絕正之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者何

以所聞之世敗狄不月而

長狄也

殺梁傳曰身橫

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賦

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

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

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之魯者僑如也之晉者其弟焚如也

事在晉景公六年之齊者榮如也事在齊惠公二年

其言敗何

解詁曰据敗者內戰文非

殺一人也大之也

解詁曰長火非一人所能討與師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故就其事宜敗

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

使如結日地期大戰何以書

記異也

長狄本漆姓防風氏之後昔禹戮其君骨節專車至周時號爲大人之國居大荒之

東徑阻夙絕忽爾伏宥中國非聞見所及故以記異言之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

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時先盛伯

卒嗣子立踰年而被篡以其邑夫鍾邨邨來奔故曰失地之君也兄弟辭者爲其來奔明當以恩禮接之若其出奔他國雖兄弟之君亦名衛侯行出奔齊是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

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

解詁曰據伯姬卒亦許嫁不稱子

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解詁曰不稱母妹而繫先君言子者遠別也謹案殷

八字積于仲周人字積于叔故文公之篇有子叔姬者二而皆爲同母姊妹也詩曰齊侯之子東宮之妹明君之母妹貴有殊矣啖趙以稱子者爲公之女子于此似是而實甚非文公以四年娶而十

二年女已及笄宣公以元年娶
而五年女已適人其可得通乎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遂來聘

遂者何秦大夫也

卽西乞術也左氏曰術此曰遂古今字耳術記術有序月令審

端徑術鄭司農並讀爲遂

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

乎繆公以爲能變也

此秦伯康公也賢繆公而於康公與使有大夫者至此始

能修禮來聘因其可與而與之又以明善善及其子孫也苟卿子亦曰春秋賢繆公以爲能變也其

爲能變奈何惟譏諫善曄言

解詁曰諫譏淺薄之貌曄猶撰也謹案自

此已下引秦誓文以證繆公能變之事尚書作惟哉截善諷言王逸楚詞章句引書亦云譏諫曄言

蓋古今文異也李尋傳曰昔秦俾君子易怠解詁

使也易怠猶輕情也惠棟曰尚書怠作辭籀文辭

从台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與公羊

傳而況乎我多有之書云我皇多有之此以況訓

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有刑大傳曰有其語也

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鄭司農注皇猶況也故無

逸則皇自敬德王肅本作況而熹平石經又作兄

大雅倉兄其義亦猶倉皇況之爲兄古文也皇之

言況古訓也惟一介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

是難也解詁曰一介猶一槩斷斷猶專一也他技

休休美大貌素繆公自傷前不能用百里子蹇叔

子之言惑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故因其能聘中國

善而與之使有大夫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

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此之謂也

謹案一介猶一个也彼賤賤巧言者雖少猶足惑

其君而況杞子逢孫之徒我多有之乎惟一个臣

如秦叔子者是難得也左傳美秦穆終用孟明尚
功利耳此稱其悔過思賢誠合君子之所取也若
乃帝王之書終以秦晉有微
旨焉又豈獨善其能變而已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

左氏所謂交綏是也先晉人者

此亦秦伐晉見晉爲主也不言及者秦晉之爭五
矣是役以後乃少寧居將於是搃較其功罪設以
晉及秦則觸晉未有罪以秦及晉則觸與秦征之
故變文以見二國均罪焉爾董仲舒曰秦穆侮秦
叔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
是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所害
重也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
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
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矣且春
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耳苦民尚惡之
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攻意而觀指則
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

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曰矢其文德治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善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讐奈何以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地曰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受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面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于指

曷爲以水地河曲疏

矣河千里而一曲也

舉河曲者猶言濟西河陽皆大之之辭也師之所處荆棘

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況乃干戈相尋綿十三載故雖戰不出頃而舉疏者地之用是見伏尸流

血千里之內舉遺難之嗜二國之異均矣爾雅曰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

季孫行父率師城諸及運

孫復曰率師而城畏君故也運莒魯所爭者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不言葬陳共公者與慈父同義

邾婁子遯條卒

邾婁文公也前用鄫子于社失德重卒當貶去日知不蒙上日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

解詁曰魯公周公子伯禽

周公稱大廟

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

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

禮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

之廟而五魯以周公爲太祖而伯禽始封之君亦不容毀故別有世室魯多殷禮是亦法殷人六廟

之意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解詁曰據魯公始封也封魯公

也
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解詁曰始受封時拜

于文王廟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謹案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書曰

王命周公後作冊侯誥是其事也命曰生以養周

公死以為周公主解詁曰生以魯國供養周公如

日者成王始授其茅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

公子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為有王功

故半天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

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

周也解詁曰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

鄰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為主所以

一天下之心于周室謹案魯世家述金縢之言曰

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則無以告
我先王是周公之心也其不之魯亦猶是心也

魯祭周公何以爲牲

解詁曰据

周公用白牡

解詁曰白

牡股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諫不敢與文武同也

魯公用騂犗

解詁曰騂犗赤脊周牲也

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消爲差

羣公不毛

亦用純色但不擇取騂白若黝牲特

皆可也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燹羣公

康

解詁曰盛者新穀燹者目也故上以新也康者連新于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禘祭之時

序昭穆之差謹案康者新陳相雜易燹于无陽鄭司農注讀如羣公燹之濂濂雜也即讀從此傳文

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

解詁曰簡

時脩治至令壞敗故譏之言屋者重宗廟詳錄之以不務公室書月者知久不脩當蒙上月謹案屋

者當中書上出重屋也魯有復廟重檐亦天子之制也歷七月不雨則無壞道而壞知其積阨不脩

者久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于沓

音義二家經會下有公字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公子斐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子沓至得

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子斐故善之也

解詁曰黨所也

所猶時齊人語也謹案左傳帥乎師乎何黨之乎集解曰黨所也彼亦齊人之歌則黨詁爲所信齊語矣往所猶言往許往許猶言往時莊子曰物之黨來寄也其義爲時來荀子曰怪星之黨見其義爲時見是黨訓所轉訓時也前厄之盟公失序今一出而衛鄭皆因公以請平于晉臣子之心喜其

爲諸侯所尊榮故加善辭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月者正月也

邾婁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率師伐邾婁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不言葬齊昭公者與詭諸同義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

酉同盟于新城

解詁曰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何彗星也

解詁曰狀如彗謹案彗之甚而甚氣四出者曰孛

其言入

于北斗何

解詁曰据大辰不言入

北斗有中也

解詁曰中者魁中何

以書記異也

解詁曰孛者邪亂之氣彗者掃故置新之象也北斗天之樞機玉衡七政

所由是時桓文迹熄王者不能統政自是之後齊
晉並爭吳楚更謀競行天子之事齊宋魯魯弑其
君而立之應謹案五行志曰劉向以爲君臣亂于
朝政令虧于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羸縮變色
逆行甚則爲李北斗人君象李星亂臣類篡弑之
表也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李星見北斗中
大臣諸侯有受誅者一曰魁爲齊晉夫彗星較然
在北斗中天之視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
不改寤是後宋魯晉齊鄭陳
六國咸弑其君齊再弑焉

公至自會

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

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

解詁曰據言于邾婁與納頓于于頓

同俱入國

大其弗克納也

不能納料不言弗克納知此言弗克者大之也

先言納接菑于邾婁致晉君之意也後言弗克納專邾婁之義也

何大乎其弗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第五十五

納晉卻缺率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

沛若有餘而納之沛若力勢下行之貌邾婁人言曰接菑晉

出也覆且齊出也解詁曰出外孫也謹案覆且邾婁定公名子以其指

則接菑也四覆且也六解詁曰指手指言俱不得天之正性徐彥曰舊云子

以其指者言凡立子之法以其手指相似則接菑

猶人之四指覆且猶人之六指皆異于人故曰俱

不得天之正性也謹案子稱卻缺也凡以手託數

者屈四指伸小指則為四指屈五指還伸小指則

為六此軍中遙相語舉手小指以示卻缺言接菑

比之于指如計四數者然也覆且如計六數者然也其實皆以小指喻庶孽耳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解詁曰歷服也設齊復興兵來納覆且亦欲服邾婁使從命未知齊晉誰能使外孫有邾婁者貴則皆貴矣雖然覆且也長皆大國外孫故言皆貴此對晉人為

婉遜辭
云爾

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

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

解詁曰大其不以己非奪

人之是惠士奇曰易同人之九四乘其墉弗克攻
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弗
克而還可謂困矣困而反則君子善之故易稱吉
又何譏焉趙匡云此乃譏其不量力而勞師爾聞
義能止差可補過何足美之如其說則爻辭當云
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也曷為繫之以吉哉蓋有過
能改聞義能徙善之大者非徒无咎而已公羊之
說誠得春秋微旨趙匡好駁先儒以其說不可通
於易詩書則云春秋之例不可通于他經矣之矣
者也六經皆聖賢之語曷為不可相通學者詳之

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

據傳言卻缺率師革車八百乘則非將卑師少文

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

而文不與

弗克納者與之實也稱人者不與之文也

文曷為不與大夫

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解詁曰不復發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傳者諸侯本有

錫命征伐憂天下之道故

明有亂義大夫不得專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穀梁傳曰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

可不卒也日者罪不若弑君重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

解詁曰据弑其君之子奚

齊也己立之己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

己己商人也己代舍

立乎其位而實即己手刃之與里克殺君之子而不自篡者異後商人遭弑且爲責討賊成之爲君不於此正其君臣之分則嫌商人有可立道故正名之成舍爲君而見商人賤爲賊也不日者弑未踰年君正例也董仲舒曰春秋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

己立之己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疾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子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

宋子哀來奔

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

以其事執也

解詁曰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不稱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

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

解詁曰己者己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

罪惡當各歸其本

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

姬

解詁曰時子叔姬嫁齊當爲齊夫人使單伯送之晉義淫乎叔本作淫于

然則曷爲

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使若異罪然

解詁曰深諱使若各自以他事見執者不書叔姬歸于齊者深諱以起道淫謹案內大夫執例無罪月有罪不月雖有罪猶稱人以執者內辭也不使伯討行乎我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解詁曰不稱使者宋無大夫謹案承上官舉而復加名氏

者來接于內錄之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何以不言來

解詁曰據齊人來歸子叔姬

內辭也齊我而歸之

筓將而來也

將送也筓未詳舊云取其尸置編喪中敖死已闕八月豈得尸猶可致此

明事之不然古者柳車上飾以竹爲池容得有符
名卽左氏所謂飾棺置諸堂阜者與本送柩于境
上迫魯使受非有使來故不言來猶言歸
公孫敖之喪若以禮歸之者爲內辭耳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解詁曰大夫不致此致者喜患禱解也
謹案莊元年之單伯未見錄卒則此仍

是一人與桓十五年家父上距幽王之世家父作
誦年數亦畧相等古人多壽考以詩證此可無疑
也自後遂不錄卒者蓋
以道淫罪重爲魯所黜

晉卻缺率師伐蔡戊申入蔡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

晉強而蔡無備
至日卽入其國

其日何

據上下未有
錄義兵起文

至之日也

不日則至日入意
未顯嫌觸動我文

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諸侯不序者爲前扈之盟故也春秋有錄內而略外

無畧內而錄外公會猶不序公不會而序則僨矣不日者明不序意非以諸侯不信而畧之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其言來何

據執而歸者當言至自齊

閔之也

故猶從大歸曰來歸之文但繫齊人

爲別異耳無罪痛之日隱有罪痛之日閔

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

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

解詁曰孔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

其中矣所以崇父子之親也謹案子叔姬文公母妹而以父母言之者爲內明義孝子當緣父母意恩閔之也爲人子者通於春秋則能以父母之心愛其昆弟姊妹而友弟之道行乎天下矣凡來歸

無罪時有罪月子叔姬有罪矣而猶若不咎其服
罪者春秋有以義治有以恩治恩不本義私恩也
義不本恩則亦非公義也雖有法度不足以一天
下天下推情出于一故義者必因人之情而爲之
制君臣以義合者也然而曾子曰孝子善事君子
思子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良以父子天性
猶不致其愛朋友等夷猶不得其睦將於君乎何
有故春秋葬原仲無讓而子叔姬之罪不盡其詞
焉蓋於季子見朋友之至
於子叔姬見兄弟之至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者何恢郛也

解詁曰恢大也
郛城外大郛

入郛書乎曰不書

傳言楚子勝乎皇門經但書圍鄭是也若旁微左
傳則隱五年鄭伐宋入其郛襄元年晉伐鄭入其
郛經皆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者何內
不書

辭也其實我動焉爾

我數被齊兵聞其入曹郛恐
懼震動故書以見文公微弱

也甚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其言弗及盟何

據鄭伯言
逃歸不盟

不見與盟也

齊侯不肯
盟也弗及

者言齊
弗汲汲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

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

解詁曰有疾無惡不當
書又不言有疾者欲起

公自是無疾不視朔也胡康侯曰若後復視朔者
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謹案自
二月朔不視朔凡歷四朔至是書者四月以前本
爲有疾五月朔疾已愈矣故特言之以起無疾不
視朔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
之始

也無疾不可言也

內大惡不可言故雖讖始猶不顯言公始不禱朔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犀丘

音義犀左氏經作鄭賈遠云公

羊作蓄亦與今本不同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泉臺者何耶臺也

解詁曰莊公所築臺于耶

耶臺則曷爲謂之

泉臺未成爲耶臺旣成爲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

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

各有譏義故築毀兩書自非爾譏卽見者不復見也

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解詁曰但當勿居令自毀

壞不當故毀暴揚先祖之惡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處白

弑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

名氏賤者窮諸人賤者士以下也非大夫例不得以名氏見不日者從失德之君

不日卒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解詁曰降大夫使稱人降

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有輕重故重者錄輕者略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討弑君不月者無功不得

從義兵錄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聖姜

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復不序者爲前扈盟公失序故終文之篇不序

秋公至自穀

穀內地前所取諸齊者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嬰卒

秦康公也至是卒猶不葬者春秋伯子男爲一故從小國例也賢穆公未見卒者及

康公之世始有恩禮于內得恩錄之晉義嬰舊同左氏經作營茲从昭五年注校改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解詁曰商人弑君賊復見者與大夫異善

人已君事之殺之且當坐弑君謹案左傳弑之者公僕那歌與其驂乘聞職是賤者稱人例也商人

墓不去日處曰去日者商人罪已前見宋昭無道
未有見也又墓明當葬知不葬誌公者亦從不討
例賊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遂謀弑赤而請于齊赤母
本齊大夫女非正君甥故

不見拒也使舉上客而不舉介獨此列數之者若
得臣之黨于遂而與聞乎弑也與後不日卒相起
其罪乃顯

冬十月子卒

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

既葬何以不日隱之也何
不名

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

解詰曰掘
子般卒口不忍言也
近世

則恩益隆故
隱之益深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解註曰歸者大歸也夫死子殺賊人立無所歸留故去也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弑其君庶其

稱國以弑何

解註曰據莒人弑其君密州

稱國以弑者衆弑君

之辭

解註曰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謹案此當衆上月其不日

者從小國始見卒例

公羊春秋通義卷五終

經傳凡三千五百三十四字

春秋公羊經傳宣公第七

公羊通義
卷之六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繼弑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其意也

解詁曰
桓公篡

成君宣公篡未踰年君嫌其義異故復發傳謹案
桓宣之罪相等而春秋不言宣無王者旣於桓示
法則從同同可知故得
以所聞之世殺其辭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娶聖姜之黨知不譏者禮妾子爲
君母之黨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

君母不在則不服此於服術本徒從也
聖姜旣薨故不以妾功總外屬譏矣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

解詁曰
卒竟也

竟但舉名

者省文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

解詁曰据僖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

齊也經有姜不但問不稱氏者嫌据夫人氏欲使去姜

貶曷爲貶譏喪娶也

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

解詁曰明下無貶上之義

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夫

人與公一體也

解詁曰恥辱與公共之夫人貶則公惡明矣服子慎曰古者一禮不

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

其稱婦何

解詁曰据桓公夫人至不稱婦

有姑之辭也

解詁曰有姑當以婦

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故分別言之言以者見行遂意也見繁重在遂因遠別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

解詁曰是是衛

然則何言爾

近正也

比于專殺猶似近正

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

去三年待放

解詁曰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爲摘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刺胎焚天則麒麟不至刑之則恐誤刑賢者死者不可復生刑者

不可復屬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賢者之類也三年者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是也自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謹案臣所以待放者有罪不敢逃其死無罪冀君覺悟猶當用之至於三年君意已審故賜之環則還賜之決則去

君放之非也

解詁曰曰無去是非也

大夫待放

正也

解詁曰聽君不去衛正也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

其門

解詁曰重奪孝子之恩也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故孔子

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般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

親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此權時之宜喪大記曰君既葬王政

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君使入于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君呼其門則非國有兵事臣釋衰而赴難則禮宜然

曰此與君放之非臣待君放正同故引同類相發明閱子解詰曰閱子要經

而服事解詰曰禮已練異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既而曰若此乎古之

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解詰曰既事畢即近也退退身也致仕還祿位于君

謹案古爾中古自伯禽以來孔子蓋善之也解詰曰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

仕內不失親親之恩

公會齊侯于平州不致者與惡桓同意桓之會皆不致宣之會唯於始一見法而已所

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

据伐而言圖者取邑之辭

所以賂齊也

非以師徒取故不從彼例直言取也

曷爲賂齊爲弑子赤之賂也

解詰

日月者惡內甚于邾婁子益

秋邾婁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率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

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爲不言趙盾之師

据楚子圖宋公孫歸

父會楚

君不會大夫之辭也

解詁曰時諸侯爲趙盾所會不與卑致尊

故正之去大夫名氏謹案新城之盟趙盾嘗以名氏見矣於此殺傳者彼列序諸侯之下以臣從君於義猶可此文若云宋公等會晉趙盾則是以盾敵四國之君故不可也

冬晉趙穿率師侵柙

柙者何天子之邑也

解詁曰天子之閒田也有大夫守之晉與大夫忿爭侵之

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

解詁曰範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率師及鄭公子歸生率

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

故使宋主之也獲華元再言宋者凡獲大夫皆繫國責其辱國之甚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獯

義在六年傳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解詁曰匡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

三望

其言之何

解詁曰据食角不言之

緩也

解詁曰辭閒容之故為緩謹案穀梁傳曰

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洪範五行傳曰思心之不瘠是謂不聖獸咎霜厥罰恒風時則存牛禍

曷為不復卜

解詁曰据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

養牲養二卜

一為帝牲

一為稷牲皆卜得吉而後養之

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

解詁曰不

吉者有災更引稷帝牲在于滌三月解詁曰滌宮

牲卜之以爲天牲宰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年於稷者

唯具是視解詁曰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謹案

牲不暇繫牢若其平吉無變雖稷牲固亦在滌矣

正月迫郊而牲變猶得改卜者正以養二之時此

牲已在滌三月故耳若牛死又卜則不及在滌不

可以事上帝故不復卜也郊特牲曰帝牛必在滌

三月稷牛唯具所以郊則曷爲必祭稷解詁曰據

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祭王者必以其祖配郊則曷爲必祭稷郊者主爲

也解詁曰祖謂后稷周之始祖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姜嫄履大人迹所生配配食

所與會合則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得主人乃

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謹案此通論祭

有配食之義自外至者謂天神地祇若稷配郊句

龍配社是也自內出者則若社祭新鬼必以昭穆之類是也屬天王崩而卜郊牛不爲禘者繁露說之曰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爲越第而行事

葬匡王

楚子伐賁渾戎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繆公

徐彥曰不月者與卒同月故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

莒取向

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

解詁曰公爲取向作辭也莒言

及者明非莒不肯起其平也

秦伯稻卒

秦共公桓公皆在時卒例不蒙上月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鄭靈公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月者爲下卒也此子叔姬亦僖公之女宣公之

母妹蓋倍

季年所生

叔孫得臣卒

解詁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胡康侯曰仲遂

如齊謀弑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往謀于齊而與得臣並使若情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故特不書日以貶之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何言乎高固之來

解詁曰据當來叔姬爲重大夫私事不當書

言叔姬

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

禮諸侯大夫嫁女有車馬送之

其車示不敢必安三月祭行然後夫家遣使反馬今高固親來因與叔姬雙行歸寧失禮合譏故並

書見之又足以起反馬之實若但舉子叔姬乃嫌叔姬有失行不得成爲婦甫嫁遠歸故不可也

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

解詁曰言其雙

行匹至似于鳥獸徐彥曰舊說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隨便而偶常不離散故以喻焉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

解詁曰据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弑其君後不復見謹

案春秋託王者之事見誅賞之法故弑君賊有幸免于誅殺者皆絕正之使不得以他事復見若已誅殺者然言逸討于一時而必討于春秋之王法也雖不稱名氏以弑者其首惡亦絕不復見繫書

是也。單遂之復見從內諱弑故也。寧喜里克之屬

雖討不當罪。要自以弑君之故見執殺。非以他事

復見不得爲難。親弑君者趙穿也。解詁曰復見趙

盾者欲起親弑

者趙穿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

非盾也。董仲舒曰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

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弑賊討則善

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

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

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別顯復見非春秋之常辭

也。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

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意

一也。所以示天下發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

問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

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

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耳責不在而不討賊者

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

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

遂于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

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
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此乎此所由惡薄而
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
廣森謂親弑君者趙穿春秋舍穿而罪盾以爲穿
之惡易見而盾之咎難知也所謂視人所惑爲立
說以大明之者也然而與使復見則與親弑者有
間已左氏說盾與許世子之事雖是而不知有賊
不討不書葬及弑君賊不復見之例壹似春秋之
誅盾止竟與親弑者無殊且未知春秋之意方將
因盾復見起不親弑之迹則穿之惡仍未得揜爾
盾以文誅何以謂之不討賊解詁曰据皆晉史書
穿以實誅

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犇

此晉史斥言趙盾弑其君而左氏記齊史亦斥

言崔杼弑其君可知內諱弑者爲春秋新意矣

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

君誰謂吾弑君者乎

解詁曰辜罪也乎天告免

史曰爾爲仁爲

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

爲仁外爲

仁也爲義外爲義也解詁曰復反也趙盾不能復
應者明義之所責不可辭音義如北監本作而古
而如字通左傳見仲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爲無
而何其義爲如何

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

已趨而辟丸

內朝不於法朝之處也解詁曰己已諸大夫也

是樂而已矣

猶在抱則是時不過二十已下跡其所爲乃昌邑
東昏之類良由少席寵靈未聞教戒藉其位勢
彼童心至于殺人以爲笑樂古者成王幼而蒞
周公輔之內有師保之訓抗法之教外有司過之
史虧膳之宰故能克終令德祈天永命今趙盾奉
經綽之主前後左右不愼其選諭教無術陷
之於惡己則避禍而委君子死誰執其咎矣

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

者

解詁曰荷負也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
齊人謂之鍾宮中之門謂之闕其小者謂之闕

從內朝出立于外朝見出關者知外朝在關外內朝在關內可知趙盾曰彼何也

夫畚曷爲出乎關解詁曰彼何者始怪何等物之辭熟視知其爲畚乃言夫畚者

賤器何故乃出尊者之聞乎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

就而視之解詁曰顧君責己以見人欲以見就爲解也古者士趙盾

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解詁曰赫然已支解之貌趙盾曰是

何也曰膳宰也解詁曰主宰割殺膳者熊蹯不熟公怒以斗

擊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解詁曰蹯掌也擊猶擊也擊謂旁擊頭項

謹案斗料也保傳記曰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音義擊音教擊音教字或作撒莊子云撒以馬捶

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解詁曰愬

者驚貌禮臣拜然後君答拜靈公先拜者畚出盾人知其欲諫故以敬拒之使不復言也禮天子爲

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與席士式几音義愬讀如愬愬終吉之愬又何焯云愬卽自愬膳宰之事與

舊讀 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解詁曰頭至地曰稽

異 首頤至手曰拜手本欲諫君君以拜謝知己意冀當覺悟故出 靈公心忤焉欲殺

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解詁曰忤慙貌慙盾知己過某者本有姓

宇記傳者失之謹 案左傳是鉏麇也 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

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解詁曰焉者於是也無人於閨門守視者也謹案守

門曰門守閨曰閨猶漢書云詔戶者無得入羣臣亦守戶曰戶也 上其堂則無人

焉解詁曰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 俯而闕其戶方食

魚殮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

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

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

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

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

解詁曰俯俛頭戶室戶易猶省也傳極道此者明約

儉之衛也其於重門擊柝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

解詁曰滋猶益也

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

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

音義祁上支反佺然

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

解詁曰佺然壯勇貌嫌靈公復欲殺

盾故入以爲意禮器記曰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趙盾已食靈

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劔蓋利劔也子以示我吾將

觀焉

解詁曰授君劔當拔而進其首靈公因欲以推殺之趙盾起將進劔祁

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于君所

斥呼盾者

趙盾知之

解詁曰由人曰知

君前臣名

解詁曰踏猶超速不暇以次謹案升降階之法涉

級聚足者正也施于所尊以疾為敬則有栗階栗

階者始發猶連步將盡階二等然後散升若其事

有急遽始終散等升則曰歷階降則曰踏階皆非

禮之常矣說文解

字引此傳為是階

靈公有周狗謂之葵

解詁曰周狗之狗所指如意犬四尺曰葵謹案

周狗周地所出狗若言韓盧宋狻矣

呼葵而屬之

葵亦踏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跋之絕其領

解詁曰以

足逆蹋曰跋

趙盾顧曰君之葵不若臣之葵也然

音義

跋音存

而官中甲鼓而起

解詁曰甲即上所道伏甲

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

約勒聞鼓聲當起殺盾

趙盾顧曰吾何以

得此子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

解

曰某時者記傳者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孰為

夫之暴桑蒲蘇桑

解詰曰介甲也猶曰我晉君

子之乘矣何問吾

介

誰為與此甲兵豈不為盾乎

解詰曰之乘即上車也猶曰子已上車矣何不

名疾去而反徐問吾名乎欲令蚤免去不望報矣

謹案左傳趙盾驅而出眾無留之者

解詰曰明盾

是靈輒也

趙盾驅而出眾無留之者

也且靈公無道民趙穿緣民眾不說起弑靈公然

眾不悅以致見殺

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

解詰曰復大夫位也

明史得用責之傳極道此上事者明君雖不君臣

不可以不臣謹案晉侵天子之邑而穿為之主將

是其人素有無君之心必以犯天子為可者也諸

侯可以犯天子大夫可以犯諸侯曾子曰出乎爾

者反乎爾者也故卒至于手刃其

君隱上之所以率下者可不慎與而立成公黑臀

不當立不替者已從立晉託始見法何氏云以惡夷俾猶不書劉立非也君賦自必立嗣君與衛有術劉二君者異不當推彼解此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其言至黃乃復何

解詁曰據公孫敖不
言至復又不言乃
有疾也

曰乃難辭也上言乃復
下有卒知以疾爲難

何言乎有疾乃復

解詁曰
據公如

晉以有疾乃復殺
恥以爲有疾無惡

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

徐行而不反

解詁曰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
不忍疾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以

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况於疾乎順經文而重責
之言乃不言有疾者有疾猶不得反也敖不言乃
者明無所

難爲重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仲遂者何

解詁曰據不稱
公子故問之

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

子解詁曰據公子季友卒雖加字猶稱公子也貶曷爲貶爲弑子赤貶

之故傳文未明竊取劉敞之說曰譏世卿也言自

是世仲氏也世卿多矣曷爲獨譏乎此因其可譏

而譏之此其爲可譏奈何言是乃弑子赤者也其

諸則宜於此然則曷爲不於其弑焉貶解詁曰據

焉正之矣然則曷爲不於其弑焉貶解詁曰據

篇貶欲使於文十八年子赤卒年中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

曰十八年編於文公貶之則嫌有罪於文公無罪

於子赤也日者不去樂也書有事者爲不去樂張

本謹案遂卒不日當與得臣同法辛巳則祭日非

壬午猶釋萬人去籥

垂猶齊地理不能一日計至遂卒實在前但必退書日下主讓猶釋之意乃顯

釋者何祭之明日也

解詁曰禮釋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釋

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去事之殺也必釋者尸屬
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禮則無有
誤敬慎之至殷曰彤周曰釋釋者据今日道昨日
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彤者彤彤不絕据昨日道

今日斥尊言萬者何干舞也解詁曰干謂楮也能
為人扞難而不使害

之質意也人故聖王貴之以為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萬
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謹案萬舞有奕見

于商頌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入學非武王始有
萬也左傳云考仲子之官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

仲似文舞通得名萬然彼傳稱楚子元振萬而文
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又專以為武舞

小正傳亦曰萬也者干戚舞也詩曰公籥者何籥
庭萬舞有力如虎此亦萬為武舞之證籥者何籥

舞也解詁曰吹籥而舞文樂之長謹案左手執籥
右手秉翟二者相將乃得成容理不能去籥

存羽明知萬入去籥者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

是納武舞去文舞也

聲者廢其無聲者解詁曰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
人語謹案左傳廢六闕莊子廢

一千室廢一千
室其義皆爲罷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

其不可而爲之也

知不可祭而猶祭但屏去聲音略存哀死之心猶者何

通可以已也

植弓曰卿卒不釋解詁曰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于廟而聞之者

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釋

戊子夫人熊氏薨

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師說以爲荆楚將伯中國之驗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

克葬

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

解詁曰熊氏楚女宣公卽魯公妾子寀案頃熊蓋楚

同姓大夫之女婦人繫姓不繫氏楚以熊爲氏芊爲姓或其公族屈氏鬬氏之屬乃可更以熊爲姓

耳而者何難也

言越宿又遲至日中而後得葬

乃者何難也

解詁曰謂

問定公曰下

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

解詁

曰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下曷日映久故言乃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雨不克葬者爲不得行葬禮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不得行禮則不葬也別朝莫者明見日乃葬也謹案左傳曰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穀梁傳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廣森以爲穀梁之說謂既發引至于垣不可因雨而平有進無退之義又非可若日食止柩道右以須明復故有潦車之載蓑笠之備若其在廟祖遣柩猶未行雨霑服失容自當却改期日故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明士以上皆爲雨止也昔魏葬惠王雪及牛日有司請弛

期襄王弗許而惠子託爲樂水醫王季墓事以說之可知而不克葬者禮典之故常春秋之垂訓矣

城平陽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月者正月也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亟屢也魯鄰於邾婁數取其邑故沒其國

文爲內諱惡也不舉伐者蓋微者取之

八月滕子卒

滕昭公也至是始錄卒仍不日不名足知滕侯卒爲特褒錄矣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率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扈者何晉之邑也

杜預以爲鄭邑非也汲郡竹書晉出公十二年河絕于扈是此

地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

解詁曰據陳侯鮑卒不地卒

于會故地也

不地則嫌既會而反卒于國內

未出其地故不言會

也

欲見杞伯戊卒于會者是境外之辭解詁曰不書葬者故墓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前有歸惡元咺嫌惡成公意未明故復去葬以絕之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

晉卻缺率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泄冶

陳靈公淫于夏姬泄冶諫而死何氏有旨以爲泄冶無罪是也音義

泄閔成石
經作洩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

解詁曰據歸禮及言我者俾齊已取不言我

未絕于我也曷爲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

未之齊也

解詁曰齊已言語許取之其人民貢賦尚屬于魯凡歸邑物何皆特謹案歸地

例上有取文者爲內邑明則
不言來上無取文者言來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者何齊大夫也

崔其稱崔氏何

解詰曰據齊高無咎出奔

名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解詰曰復見譏者嫌尹氏王者

大夫職重不當世諸侯大夫任輕可世也因齊大
國禍著故就可以爲法戒明王者尊莫大于周室
彊莫大于齊國世卿猶能危之謹案穀梁傳云氏
者衆族而出之之辭也癸疾曰卽稱氏爲衆族而
出尹氏卒寧可復

以爲衆族死乎

公如齊

解詰曰不言奔喪者
尊內也猶不言朝聘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

解詁曰據

叔服不繫王不稱子王季子不稱季

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頃王之子匡王

之弟也不如年夫稱弟者先君之母弟稱叔季例也加于者王之貴屬殊于蔡叔紀季唯尊內亦得

言季子耳文繫王使君前

不名者從內錄尊敬辭

公孫歸父率師伐邾婁取類

辭與取根牟等同而文承伐下諱而不盈不如

須胸日者

異于公取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

未踰年而稱侯以使者既於王見居喪之正法其餘卽悉因其廢禮

之實以刺

譏當世矣

饑

何以書以重書也

解詁曰民食不足百姓不可復興危亡將至故重而書之明當

自省減開倉

粟瞻振乏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解詁曰不日月者莊王行勅約諸侯明王法討

徵舒善其衷中
國故爲信辭一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會文在狄上者殊狄也傳義見成十五年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

解詁曰據下入陳稱子

貶曷爲貶不與

外討也

解詁曰辟天子故貶見之卽所謂貶絕然後罪惡見謹案蔡人殺陳作從討賊辭此

不爲討賊辭者作注於蔡與使蔡人得討之徵舒之罪無與於楚楚非天子之命方伯之位義不得

也討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

不與也

諸專殺大夫書是也

曷爲不與實與

故異于楚子虔

而文不

與

故稱人

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

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

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

討之則討之可也

故陳恒弑其君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是也

丁亥楚子入陳

先言殺後言入者大其能悔過得而弗居故不用上貶文且復錄日以入

善義兵也

納公孫甯儀行父子陳

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

拊紉及接蓄廟饋之等皆納使爲君

納公黨

與也解詁曰徵紆執君寧儀行父如楚訴徵紆楚為討徵舒而納之主書者美楚能變悔改過以遂前功卒不取其國而存陳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

据葬生者之事

君子辭也

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怒陳臣子力不

能討假手于楚而討之也不月者淫夏氏罪重故奪臣子辭劉敞曰既葬而後乃討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閔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凡君弑賊不討不敢葬父弑譬不復不敢葬不敢葬則亦不敢除其服是故寢苦枕戈志必復而後已此賊不討不書葬之義也所以春秋有其賊未討雖久弗葬而弗非也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率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率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

續

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解詁曰據城濮之戰

子玉得臣貶也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言不以晉人為直而善楚子為

有禮也林父錄名氏反為不與晉者莊王之師進以義退以仁卓然君子之行林父不度德力輕取

敗衄中國遂衰故特出主名專見其罪得臣囊瓦可以貶稱人者下有奔殺事足相起此上下無起

文須就戰見其名氏乃所以斥責林父也董生言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君臣常

辭城濮伯芑已明故於此得變文以託別曷為不義晉義不與至禮也舊作一句連讀者非

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王伐鄭勝于皇門放乎

路衢解詁曰皇門鄭郭門路衢郭內鄭伯肉袒左

衛道四達謂之衢謹案放至也

執茅旌右執鸞刀

解詁曰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鸞祭者斷曰藉不斷曰旌

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執

宗廟器者示以宗廟不血食自歸首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

臣以干天禍

解詁曰良善也無善喻有過言己有過于楚邊垂之臣謀不敢斥莊王干

也 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

解詁曰沛焉者怒有餘之貌諸侯自

稱國曰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

耋老而綬焉請唯君王之命

喪人喪國之人鄭伯自謂也一二耋老謂

其卿大夫解詁曰堯堯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六十稱耋七十稱老綬安也莊王

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

解詁曰是亦莊王謙不斥鄭伯之辭令善也交

易猶往來也言君之不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

善臣屢往來爲惡言

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

面而微至乎此

微畧也深入國邑而

莊王親自手

旌左右搗軍退舍七里

手旌手持師節也周禮曰析羽爲旌

將軍子

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

子重楚左軍將公子嬰齊也解

詰曰南郢楚都不能二千里言數

諸大夫死者數

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

解詰曰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養馬

者曰扈炊烹者曰養謹案司馬法兵車一乘炊家

子十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樵謂之廝汲謂之役

漢書陳餘傳有廝養卒蘇林曰廝取薪者也古廝

與斯通詩云斧以斯之蓋所由取名也扈圍也傳

言鄧扈樂是也漢兒寬爲弟子都養而鄭君讀易

兌爲養以爲無家女行貨炊爨是炊烹者通名養

矣

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

古者杆不穿皮不蠹則不出于四方

杆孟也皮所

以爲幣杆積

而穿器有餘也皮藏而蠹幣有餘也此與漢書云
粟陳腐不可食錢買朽不可校其喻相類言師出
則費財故國必餘富然後敢從四方之
事以明今伐鄭致有損喪固其所也
是以君子

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

解詁曰篤厚也本所

以伐鄭者欲要其人服罪過耳不要取其土地

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

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

解詁曰從服從善用心曰詳何日之有猶無有

日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

本楚伐鄭而晉救之故經以楚為客晉為主也

救鄭不書者舉重與戰不言伐同例

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

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

解詁曰莊淹久也

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

立乎天下

言避晉將為天下義

令之還師而逆晉寇

左傳曰改乘轅

而北之是也晉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

稱寇者敵國辭

解詁曰時晉乘舟度邲水戰兵敗反走欲急去先入舟者斬後

拔舟者指指墮舟中身墮邲水中而莊王曰嘻吾死可掬者言其多也以兩手曰掬

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

解詁曰敵大夫戰言兩君者林父本以君命來

之還師而佚晉寇

緩晉師令得逸去也已上並申明與楚子爲禮之事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解詁曰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

謹案莊王行進於中國乃純以中國禮責之故楚滅國錄日始於此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考之左傳是晉先穀宋華元衛孔達

也大夫而專同盟於是始故壹貶稱人疾之

宋師伐陳

衛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衛

夏楚子伐宋

秋螻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解詁曰日者公子喜時父也
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

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
之志許人子者必使人父也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

葬曹文公

國例不月九月爲此葬出也日卒則月葬月卒則時葬是例之正也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地以宋者與僖二十七年同說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

解詁曰據上楚鄭平不書

大其平乎已也

解詁曰已二大夫

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

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

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

子反楚右軍將

公子側也解詁曰堙距堙上城具謹案距堙築司土爲山以隔望者也左傳曰堙之環城傳於堞司

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

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

解詁曰析破骸人骨也

司馬子反曰

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

解詁曰秣

者以粟置馬口中柑者以木銜其口不欲令食粟示有畜積音義柑音拮

使肥者應客

解詁曰示飽足也

是何子之情也

解詁曰猶曰何太露情

華元曰吾

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

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

解詁曰矜閔幸僥幸

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

此不勝將去而歸爾

解詁曰猶努力使努力堅守之

揖而

去之反于莊王

解詁曰報于莊王

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

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
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
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
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
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
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先勉受子反語言雖然吾
猶取此然後歸爾繼乃道王本意終弗舍而止勉
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
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
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解詁曰大此皆
其有仁恩

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

解詁曰据大其平

平者在下

也

解詁曰言在下者譏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謹案平

例舉國獨此稱人故知見貶義不發文實傳者在君側無專道實亦不與也雖大其平猶不與所以醉事君之義杜要上之漸凡平而後有反復者月信者時與盟同例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何以稱子

据赤狄君未嘗見

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

爾

足以

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

能合于中國

解詁曰疾夷狄之俗而去離之故稱子未能與中國合同禮義相親此也

故猶繫赤狄

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也

解詁曰以去俗歸義也故君子閔傷進之謹案所聞之世小國君猶未名名嬰兒者亦以行進錄之

也凡滅國而以君歸者例曰惡其虐之甚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

解詁曰天子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禮天子庶

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不稱伯仲者辟同母兄弟起其爲庶兄也主書者惡天子不以禮尊之而在以權至令殺尊卿二人大夫相殺不稱人者正之諸侯大夫願弑君重故降稱人王者至尊不得顧謹案春秋文不空設皆爲後世法觀於王札子知貴戚之禍觀於三世內娶知外戚之禍

秋螻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牟婁

初稅畝

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

穀梁傳曰去公田而履畝

十取一也蓋古者八家同井中爲公田藉而不稅今去公田則九家同井而每畝稅取其什之一近貢法也或以爲什二而稅非也論語言二者是哀公用田賦以後耳

初稅畝何以書

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

孟子曰助者藉也不言徹言助者傳順經意有從殷之質故取法其

古者什一而藉

善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

于民比于菜也

寡乎什一大

乎什一大桀小桀

解詁曰奢素多取于民比于菜也

貉小貉

解詁曰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

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頌詁曰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春秋經傳數處指意無窮狀相須而舉相待而成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爲本也夫飢寒並至

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井雖皋陶制法不能使疆不陵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籍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菽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上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卒受田二十五畝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瘠墾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墾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

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
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
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
巷相從夜績至于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
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
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
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于邑邑移于國
國以聞于天子故王者不出隔戶盡知天下所苦
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八歲
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于鄉學鄉
學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國學學于小學
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其有秀
者命曰進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
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
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
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
其業故曰
頌聲作矣

冬嫁生

未有言蠓生者此其言蠓生何

解詁曰蠓卽蠓也始生曰蠓大曰蠓

蠓生不書

釋所以未有言蠓生之意

此何以書幸之也

釋此言蠓生之

意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

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

上

文也變古易常初稅畝是也蠓應變而生故始生未爲災而卽書之幸其兄譴咎之蚤宜於此時立震懼變動深察天意而大改過則必有金縢反風之應宣公不能卒致凶饑易中孚傳曰陽感天子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期此之謂也董仲舒曰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于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于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儆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爲幸國莊王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之于山川曰天其將凶乎耶不說吾過極吾罪也以此觀之夫災之應

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
春秋之所獨幸也聖主賢君尚樂受忠臣之諫而
況受天
譴也

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謝災

音義謝北
監本作榭

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

解詁曰
宣宮周

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室有東西
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謝謹案成周
在王城之東故謂之東周漢地理志曰河南故鄭
邠地是爲王城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書所
謂又卜遷水東者是也成周非王居而宣宮在焉
者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此周之下都得有
先王廟若漢時原廟矣左傳敬王入于成周盟于
襄宮亦廟之在成周者也謝讀如序則物當棟之

序謝之言射也堂後無室

本射堂之制故以名焉

何言乎成周宣謝災

解

日據宋災不別所燒

樂器藏焉爾

解詁曰宣王中與所作樂器

成周宣謝

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

周

東遷本在王城及敬王避子朝之難更遷成周作
傳者據時言之故號成周爲新周猶晉徙于新田
謂之新絳鄭居郭郛之地謂之新鄭云爾傳道此
者言成周雖非京師而先王宮廟有大災變火爲
除舊布新之象其後敬王果新邑于此故春秋大
之同於京師而錄其災也天道不遠三五復反向
使周人寅畏隨異修政更始與宣王之禮樂則子
朝之亂必不作必可以無居新周之事傳所以深
探經旨上本天意稱言約而取義遠矣治公羊者
舊有新周故宋之說新周雖出此傳實非如注解
故宋傳絕無文唯穀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是以
晉儒王祖游議何氏黜周王魯大體乖破志通公
羊而往往還爲
公羊疾病者也

秋邾伯姬來歸

來歸者出也已出則失其貴故後不見卒也始嫁不書者容邾子爲世子

時歸之

冬大有年

稅畝而饑所以譴君也繼饑而旌大有年乃天之愛民也君恒稅之而天又薦饑之

則民無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文公從楚當莊王之世猶爲與賢比册責輕故葬但不月而已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顏氏師以爲是十四日食案史記漢文帝二年亦十二月望日

食陰陽之異容有非可理度意

測者但此傳無明文未知其本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婁子同盟于斷道

是盟同欲

仇齊而不與信辭者傷中國無伯之甚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胙卒

解詁曰稱字者賢之宣公其立叔胙不仕

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婁人戕郕子于郕

戕郕子于郕者何殘賊而殺之也

解詁曰支解傳斷之故變殺言

哉哉則殘賊惡無道也言于師者刺
師無守備小國本不卒故亦不日

甲戌楚子旅卒

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解詁曰
旅卽莊

王也葬從臣子辭當稱
王故絕其葬明當誅之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櫟遂奔齊

還者何善辭也

善曰還不
善曰復

何善爾歸父使子晉還

自晉至櫟聞君薨家遣

其事成十五
年傳詳焉

墀帷哭君成

踊

解詁曰墀地曰墀將袒踊故設帷重形也踊辟
禮必踊者如嬰兒之慕母矣成踊成三日

五哭踊之禮禮臣爲君本服斬衰故成踊比二日朝莫哭踊三日朝哭踊莫不復哭踊去事之殺也

反命乎介

解詁曰田介反命禮卿出聘以大夫爲上介以士爲衆介

自是走之

齊

解詁曰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言遂者因介反命是也不待報

罪也謹案榘宋地故不言出遂在外也不日者無罪也以歸父公子整與敖紇僑如較之可決內大

夫奔有罪日

無罪不日例

公羊春秋通義卷六終

經傳凡三千八百七字